

三隻金鏢

卷四

奉天益新書店發行

康德八年三月十五日印刷
康德八年四月十五日發行

武俠小說
三隻金鏢
〔第四集〕

定價國幣八角

編輯人

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六號
竭秉鈞

發行人

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
竭國相

印刷人

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
邵璽廷

印刷所

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
福興印刷局

發行所

奉天小東門裡三聖宮胡同二號
益新書店

代售處
全國各大書局

武俠小說 三隻金鏢 第四集

沒看清賊人是甚麼面孔，只見手持鋼刀，穿一身青衣裳，老英雄怒道，你知道我們全家遠逃到此，爲的甚麼呢，乳娘說道，是爲搭救那烈婦與那孤女呀，老英雄厲聲說道，却又來呀，你既知道，我爲搭救那孤女，那麼你怎麼不先把蓉姐抱回來呢，這是何道理，乳娘跪下說道，老爺子你老先別生氣，我也有我的理由呀，老英雄問道，你有甚麼理由呢，乳娘說道，我蒙你老人家，格外的恩待，我無以爲報，只有盡心服侍兩位少爺與小姐，以報洪恩，保護咱們小姐在我責任，並不是我私心偏向咱小姐，是我的責任所在，老爺子要是特意屈我伺候蓉姐的，當然我不顧一切的得保護那蓉姐呀，老英雄說道，咳，你自知盡責，不知大義呀，事已至此，我也難怪於你，你且帶着孩子歇息去吧，乳娘這才起身退去，老英雄命從人去找店東，不一時店東來到，畢老英雄問道，適才你們店裏鬧了賊啦，你不知道嗎，店東一聽，驚問道，甚麼時候，鬧的賊，你老丟失甚麼東西沒有，老英雄說道，東西倒沒丟失，可是被賊搶去一個孩子，店東忙問道，在甚麼時候，怎麼搶去的，是男孩，是女孩呢，畢老英雄說道，就是適才不大會兒的工夫，當把蓉姐觀搶的情形，學說了一遍，店東聽罷，怔了半天，方才問道，此事依老達官，是怎麼辦呢，老英雄說道，咱兩這麼說，理在我既然住在你這店裏，不管失落甚麼，你也脫不

了干係，你若知道賊人出沒之所，趕快說出，我自有能力去找，於你無干，你若是怕得罪賊人，不敢說出，我便告到官去，就說你通連賊匪搶劫住客，我先與你打一場官司再說，你看怎麼辨好吧。店東聞言，吓的渾身亂戰，連聲說道，你老人家要是告我，我可能是真冤哪，你老人家在就近打聽打聽，我在此開店不是一年半年啦，若是有通串賊匪的行爲，不是早被官家抄拿了嗎，老英雄點了點頭說道，你這話也是實在，可是你們這左近有甚麼不正當的人，你當然要知道的可說來我聽。店東說道，我們這裏，我們這裏，離海濱不過二十來里，都是務農爲業，那能容不正當的人存在，大概所來的賊人，全是高來高走的賊人，老英雄問道，你們這裏，離那座山寨近呢。店東說道，我們這裏，離海濱不過二十來里路，距這面百餘里的水路，有一坐海島，名叫連雲島，那島中素有海寇盤踞，時常登陸打劫客商，每次都是飽載而歸，官家奈何他不得，大概適才所來之賊，保不住是由那裏來的。老英雄聽罷點頭說道，所說的却也近乎情理，待老夫明日即去此島訪查一番，你可知道他們大寨主叫甚麼名字麼。店東說道，聽說叫甚麼，神力無窮英雄蓋世壓倒南洋任雲飛，手下還有四個寨主，裏兵數千，勢力雄厚，可是老英雄一入前去，恐衆寡不敵吧，畢老英雄說道這一層，你不便替我憂慮，只要知道他等的地點，我自然就有辦法，請你歇息去吧，明天我便前去，店主諾諾稱是，退回櫃房去了，次日天將發曉，老英雄命人套上車輛，令夫人與衆人都上了車，自己乘跨坐騎，離店登路，趕奔海濱，霎時

亦到，老英雄勒馬觀看，見沿海岸一帶，灣着許多載客的船隻。老英雄看罷，翻身下馬，早有從人把馬接了過去，老英雄至停船的近前，雇妥了一隻大船，手下人搭上跳板，老英雄令衆人下車先命從人等幫着水手，把車輛馬匹，運至船上，後率着衆人都上了船，進入艙中坐好，水手撒跳拔鋪，拉起蓬帆，船隻搖搖拽拽的移動，離了海岸，順着航線，飄々蕩々，開丁下來，行了一日，天色昏晚，已然到了連雲島的又港外，老英雄吩咐水手將船停泊島下，船隻停穩，用了些酒飯，略事休息，天已初更之後，老英雄命周老夫人仔細看守船隻，當時換上一身沙魚皮鎧，把一對雙龍棍，十字花背於背後，用絲帶勒好，手捧一對分水鵝眉刺，縱入水中，分波踏浪，浮入港口，至島坡下，離水登岸，縱身上山坡，施展飛壁的工夫，爬上島去，一則因爲天黑，一則因爲老英雄的身法捷速，守島的婁兵並沒看見，老英雄已竟進入島中，伏在草莽中觀看，見遠遠的高懸着，一個號燈，明如朗星，料着號燈處，必是賊人的大寨，遂把鋼刺插在腰間，把一對盤龍棍解下，拿在手中，飛步直向燈光處而來，行至切近，見寨牆上密排刀槍，守望的婁兵，往來徘徊，看罷，沿着寨牆，找到僻靜的地方，縱身躍入，竇房越脊，直至大廳前，爬在大廳的對面房上，往廳中窺觀，見廳簾高捲，裡面燈光明亮，見當中坐着一人，頭戴紫巾，身穿藍緞子靠襖，藍緞子昆袴，腰繫皮挺帶，三環套月的帶鉤，閃披一件藍緞子大氅，粗眉，大目，面貌掙掙，兩旁坐着四個賊，都是軟帕包頭，青衣裳，短打扮，面

目兇惡，老英雄正在觀看之間，不想被一個探盤子的小賊頭看見，此賊叫作搖鷹眼皮龍，他的眼力最是尖銳，他由外面要大廳報事，忽見南房上爬着一人，陡然吃驚，當時沒敢聲張，忙入大廳中，悄悄的報與五個賊頭知道，報告完了之後，退出廳外，繞至南房後，探臂膀由背後抽出鋼刀，飛身縱到房上，潛至老英雄的切近，舉刀向後心便刺，就聽吧的咳約，滾下房去，閱者勿驚，並不是單英雄被滅所算，皆因是皮龍一縱上房來，老英雄就聽見動靜了，偷眼一看，賊人已由後坡越過，到在近前，故作沒看見的模樣，等賊人舉刀斫下，把身形一轉，閃過刀去，反手一棍，正掃在賊人的腿上，那人腿被棍當時打折，一個毛兒跟頭，跌下房去，此時那五個寨主，已亮軍刀，竄至廳外，老英雄大喝一聲，縱下房來，一抬腳，把地下躺着的賊蹄在一旁，擎雙棍向賊等發威，常有五寨主常信，四寨主徐忠，兩個人各擺一對虬龍棒，上前雙戰，老英雄把雙棍走開，與二賊殺在一處，戰了也就在十幾個回合，老英雄大喝一聲，一脚蹄倒徐忠，常信心中吃驚，微一怔神，棍向胸前點到，忙側身閃開，略慢一些，正點在肩頭之上，翻身栽倒於地，于魁元大怒，把飛鏢刀一分，來至近前，兜頭便斫，老英雄說聲來的好，閃過刀去，掄棍柄招，賊人急架相還，殺在一處，鬪了四五十個回合，賊人漸漸不支，曹云紳擺一對狼牙棒助戰，老英雄笑道，你們有多少人，只管都上來，老太爺越多越不嫌多，說着把六六三十六手棍流持展出來，直殺的二賊，來回亂轉，猛然聽撲咚一響，于奎元被棍

碰飛了一把刀，虎口震破，膀子發麻，忙敗了下去，曹云紳這回剩一個人，更不成啦，心說大寨主怎麼還不過來助戰呢，正在着急的當兒，畢老英雄用棍破開棒，臥腰一掃堂腿，掃倒在地，大寨主尹雲山，見四個人敗了倆對，自己無法，只得一挺鳳翅溜金黨，來至當場，喝道，那裡來的老匹夫，敢到島中撒野，快通你的名來，老英雄說道，某乃單英雄便是，你是此島的大寨主麼，尹雲山說道，不錯，正是本寨主，老英雄道道，急速把由海島野店中搶來商幼女，交還老夫，咱們是萬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我把你們俱皆打死，一個子不留，尹雲山怒道，老匹夫真是容心前來攪擾，何人搶你的幼女來着，不要走，看黨取你的狗命，說着，掄黨便打，老英雄斜身繞步，閃黨還招，棍來黨去，殺了一個平手，相持將及百十餘合，老英雄理想，此賊驍勇異常，若不計取之，恐難抵當，想到此處，右手棍往肩上一抗，脫地跳出團外，左手棍倒脫着，轉身便跑，尹雲山那徐肯放，捉黨隨後追來，追至切近，舉黨兜着腦海打下，老英雄等黨離頭頂不遠，猛然一翻身，閃過黨去，一反左手棍，壓在黨桿之上，右手棍隨着當頭打下，賊人猝不及防，棍落頭上，吧的一聲，腦漿崩流，鮮血四濺，死屍倒於地上，老英雄復反聳至廳前，四賊一見，嚇的轉身要跑，老英雄喝道，一個也不准跑，若是一動，老夫便以飛劍取你們的人頭，四賊嚇的也不敢跑了，只得站住，呆呆發怔，老英雄說道，你們不要害怕，老夫決不難爲你們，只要你們實話實說就成，于奎元等齊問道，你老打聽甚麼事吧，

我們實說就是了，老英雄問道，你們誰去店中，把一個幼女搶了來，快快實說，四個賊齊說道，我們並沒搶甚麼幼女呀，你老請想，我們到老遠的去，搶一個幼女做甚麼呀，再說就是把那幼女搶了來，已竟鬧到這種地步，我們還能不獻出來麼，要不然，請你老留此，我們代爲訪查還他行嗎，老英雄一聽，料只他們說的不是慌言，暗怒到我何不把他等收服過來，借以此島棲身，慢慢的把他等導入正軌，與地方上無形的消了禍害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，想到此處，復向四賊說道，欲老夫留此却也可以，老夫本來以四海爲家，我留於此處替你們整理島務罷，管教你們，跟着我享些幸福，你們可願意麼，四個賊聽罷，心說，這到好就坡下，不走了，若要不可，又不是對手，只得暫且應允了吧。想罷，一齊說道，若得你老執掌島務，我等是歡迎的很，焉有不願意的理呢，老英雄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們把軍刃放下，隨我入廳，四個賊只得放下軍刃，隨入廳中，老英雄命于奎元把婁兵的花名冊子，以及刀矛器械船隻糧響等物，都拿了來，老英雄查看了一遍，分付道，可傳諭衆婁兵，明早在島坡聽點，于奎元遵命傳了下去，老英雄命徐忠派人盛殮尹雲山及皮龍的屍身，又命常信把港外的家眷及從人等，接入島中，把原雇的船，多給船資遣去，不一會兒周氏夫人手提雙鞭，保護着三個小子女，帶着乳娘及僕從等，進入廳中，僕從們把行裝箱籠等項，放在一邊，衆人略事歇息，天色已然大亮，老英雄率四賊，去島坡點了婁兵的名，查點好船隻，自此以後，老英雄立下山令，不准作打

劫客商的事情，所有隻兵開墾島中的荒地，耕種五穀，又命預備魚船，與島民分界捕魚，設立鹽灘晒鹽，以這魚鹽之利，就够養活隻兵的了，按下畢老英雄每日尋找王蓉姐不提，且說那日王蓉姐被人抗走，既至次日天明，蓉姐本是幾歲的小孩子，又不曉的甚麼，他一看抗着他的這人，他不認識，小孩子哇的一聲就哭了，這人將他放下揮拳就打，吧吧吧幾下，打的蓉姐更哭了，正在此時，有班家寨班山班小峯，出來訪友可就看見了，班山說道，閣下你這是怎麼了，他一個小女孩家，有甚麼不是，威嚇威嚇已就是了，何必真打呢，那人聞聽說道，老頭，你走你的路，這個閑事不管亦好，在下我王俊傑是濟南府，鎮台衙門的，因為畢英琪劫法場逃走，我們大人無法交待，故此我追趕畢英琪，既至我將他追上，我一看他英勇絕倫，我不是他的對手，所以趁着這小女孩方便之時，把他劫出來，他不好好跟着我走，故此我才打他，老頭你想他是惡之魁，罪之首，我能容讓他嗎，班山一聽這人說話太不通情理了，說道他一個小女孩家，怎麼他有如此的罪惡呢，請你仔細說明，老朽我亦聽聽，王俊傑說老頭，我所你不要管你還是偏要問，如此你站住了身形，你且聽了，他這才不慌不忙，把王蓉姐的根本原流，叨叨不斷的說一番，班山聽真是無名火起三千丈，吼了一聲說道，我以爲他有怎麼彌天大罪，原來此女服屈舍啊，今天既然教老朽我遇上了，你行個善舉，你將他送與我吧，我沒有女兒呢，你看好不好，王俊傑一聽大怒道，何方老匹夫，說話不知深淺，你想他負有府台大

人父子性命關係，既然你今天非要不可，就請你跟我到濟南府去說罷，班山一聽大怒說道，你給不給罷，否則我要對所不住了，王俊傑將王蓉姐推到一旁，由背後將刀抽出來說到，老匹夫報你名姓，我刀不殺無名之鬼，班山說道，小輩，你滅盡天良的東西，你自知有已不知有人，莫說你是鎮台衙門，你就是閻王爺那裡，不說講公理，遇見冶朽亦休想逃走，王俊傑一看老頭他不通名姓，量他也未多大的能爲，說罷，老頭兒休走着刀，班山一看人家刀到了，也未用刀去迎敵，自己一伸右手，一幌他面門，左手抓王俊傑單刀，王俊傑一想看人家不但不躲，反到抓刀而來，自己趕緊一擺刀刀，順水推舟，刀奔班山頸子而去，班山縮頸藏頭，右手掌奔王俊傑的右脇而去，王俊傑微然閃的慢點，就聽呖的一聲，掌打左脇，立時小子撒手擲刀，翻身栽倒，班山說道，小輩逃命去吧，老朽不與你一般見識，班山說罷，抱起王蓉姐，如飛而去，小子王俊傑，無精打采的回歸濟南府，這種事情多有不知，一幌過了三年光景，班海的三位小姐練武術，此時蓉姐已就八歲了，以班山夫妻爲父母，跟着他三位姐姐練武術，起名班銀瓶，練不到五年，學了一身好功夫，比姐兒三個強的多，大姑娘又傻又黑，長了個大個子，亞似半截黑塔的男子漢一樣，手使一條大鐵棍，真是力大無窮，他見人家學打鏢，袖箭等，他嫌太小，他練的小石子約有鵬卵太小，他代一斗囊，他不嫌沉重，他姐妹四個，每日除去練功夫以外，就是練針黹刺繡，飛工巧線，四姑娘尤爲擅長，到了十五歲，自己與他姐三個

的心性可不一樣，他大姐班金花，淫亂無度，就是程英禱天鵬以外，他那淫興來了抓着誰了是誰，非得與他那麼着不可，不然他不放你，程英初時尙去找他，後來程英簡直是見了他的面，就歲就躲，他二姐三姐用一個心靈柔弱的手段，將程英迷住，可是偷々模々，不似班金花那麼大勁，四姑娘一看他姐三個各懷心意，可就慢々的不與他們在一處練了，除去自己早起來練習功夫以外，就是山上去打飛鳥爲樂，這日早晨自己一人走到山頭上，以泥丸打飛鳥，正打得意之時，就聽有人說道，哦，你這一女子，終日以丸打鳥，傷了生靈不少，聽我相勸不要打了，可不較買鳥放生，爲甚麼作罪呢，四姑娘銀瓶一聽，心說我們打我們的，你管的着嗎，我偏打，你不願意我連你還打呢，那人說那麼你打打看罷，四姑娘班銀瓶，拍々々聯珠彈兒不斷的打去，以爲人家不定挨了多少啦，既至打了人家面前，人家兩手握了兩大把了嘴裏還含着不在少數，四姑娘一看心說這人可太奇了，泥丸彈發聯珠，概不空發，今日未打着人家一點，這人功夫可太大了，莫非我今天遇見異人嗎，於是點頭說道，你這人是那裡來的，因何到我們班家寨，有何事，請你說來，那人說道，姑娘我是性好山水，此山後面有一座小廟，那是我師弟禪院，我名坤一大俠，四姑娘一聽，原來是有名俠客了，他這才跪到叩頭，拜師學藝，坤一大俠說這姑娘，你跟我學藝，那可不算甚麼，就是有一句話，我得與你說明了，一者我不到你們山上去，二者許你自己一人前來學藝，不許第二者知曉，倘若他人知曉，我

捨你一走，到那時不若怨爲師無情無義啊，回姑娘說道老師，徒兒我願遵師訓，就打那日爲起，四姑娘銀瓶，每日清晨起來，明着以泥丸打鳥，暗着是跟坤一老尼練藝，相是光陰似箭，日月知梭，不知不覺就是五年，姑娘可十八歲了，這五年之中姑娘練的長拳短打，十八般大隊刃件件精通，各種代鈎，代練的內外家各樣的兵刃，無一不曉，坤一老尼無事與他開講，述說各門的絕手，何招贏何招，那一手怕那一手，姑娘聽着是津津有味，他最得意軍刃一口寶劍，劍招青龍，一百二十八手，十二口小飛劍，百發百中，坤一大俠那一日，由大寨主口中探出真情，坤一大俠一聽，啊，若不然他的性情跟他姐三個不一樣，原來如此，自己把這話仔仔細細與四姑娘述說一回，姑娘慌慌忽忽也記的點子，可是自己知道自已叫蓉姐，可不知姓甚麼，今天老師一說，四姑娘彷彿是想起以往似的，自己有心回山東上坟祭典父母，可又不知自己的坟墓，一者自己又年輕，二者也未出過門，雖然不斷聽老師說，外面女劍客屬誰，有名的是誰，他全記在心中，這日坤一老尼說道，銀瓶，我明日去四川峨嵋山採藥，我走之後，要你擇其善者而從之，不善者，可不許近他們，我想你那三位姐姐，方個兄長，均是遠躲爲妙，將來你那兄弟妹姐，或者闖出甚麼禍事，亦未可定，我觀你們山寨上人心不一，無一定主意，將來你就知道了，我這有一塊迷魂帕是我得自他人的，爲師我要他無用，我給你也不許濫用他制人，赶到你非此不可之時，方準使用，按咱們門中不許用此物，我得自異人，那時有心

將他損毀，又一想損毀天物很爲可惜，故此我存在手中，有三十餘年了，今天我相贈與你，一者不許胡亂傷人，二者倘若不得已時用之，使他保護自己身體，說着話將迷惡魂，既使用的方法，又給了二小瓶藥面，紅的是迷藥，白的是解藥，銀瓶一看喜悅的了未得，老尼又囑咐了半天。銀瓶姑娘聞聽點頭諾諾連聲，自此坤一大俠，奔他方去了，倏忽之間，又是數年光景，可就赶上黃三太替師赴宴，力戰五虎一條龍，巧贏了這位寨主，小寨主一大意，掌震石門穴，班家兄弟後山報信，這才跟着他親姐三個，到了院中，二位姐姐落敗，自己看相亦不能取勝，自己一想我用手帕將他拿住，不然班家寨名譽一旦掃盡，既至黃三太被擒，他仔細的一打聽，原爲給程英報仇，姑娘就有點不樂意，因爲程英他屢次挑逗，均被四姑娘拒絕，心說到了夜晚我去救他去罷，既至自己到八卦道遙亭且近，就見有白線一幌，有見有大姑娘一露便，四姑娘心說他去了，我回去罷，否則怕他鬧出別的笑話去了，教恩師知道了，自己無人格，自己方才到了自己屋中，就聽八卦亭被炸，全山起火，自己與二位姐保護後寨，飯未吃成，又把飯丟了，故此迫縱而來。他將源々本本述說一遍，俞若梅聽了也代爲嘆惜，說道，姑娘聽你之言，自己寄居此山，終非常久，你何不棄暗投明呢，四姑娘一聽說道俞俠客，你費心多提拔我罷，打救難女出此火坑面登彼岸，俞若梅一聽人家首肯，自己到遊疑起來了，四姑娘是多聰明的主兒，一看俠女這時不作一語，說道俞俠客，你不用遊疑，我今天當你的面將此物損

毀，可見我改悔之心頗重了，說罷不容俞若梅可否，自己將迷魂帕取出來，一伸手在百寶囊中將火摺取出來，迎風一幌，用火條迷魂帕焚燼無餘。連兩瓶藥也率的粉碎，俞若梅一看人家意志堅決，自己到不說甚麼了，自己樂的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口中說道，妹妹不要如此，你我結當甘姐妹，不知你的心下如何，四姑娘一聽樂不可支，說道，小妹妹年幼無知，全憑姐姐你栽培罷，他二人以叙庚，俞若梅二十七歲，班銀花十八歲，當然是妹妹了，他二人這一結拜不要緊，才保住了黃三太全家不遭劫難，後話不提，書說當時，俞若梅說道妹妹，你我今日以別不知何日方能會面，班銀瓶說道，姐姐，我打算趁你一走，我的一切全憑姐姐作主，俞若梅說道，妹妹你暫在山中避屈幾時，候幾日我將你姐夫閔德找着了，咱們一同起身，四姑娘班銀花一聽說道，呦，姐姐你這由那裏來呀，因何到此山中，我只顧歡樂了，連問你由何處來全未問，姐姐你將你的來歷說一說，一解大妹疑問罷，俞若梅就把閔德後上望江崗，黃三哥家中他替師敬友，與勝三伯父慶八十大壽前去了，至今未見回家，老人家王氏夫人，每日掛念，教我連夜望江崗尋夫，今天一早看見黃三哥與賈明，他二人前來拜山，所以我才暗中跟隨而至，將黃三哥與賈引出了班家寨，我看妹々你與他姐妹三人資格不一樣，所以我不憚勞煩前來訪你，果然其中有如此之苦果等七，他二人說話光景天可就要亮了，俞若梅要告辭一走，四姑娘說道，姐姐，你不用走了，你跟到我的屋裡一坐，誰也不知道，等至夜晚你再回望江崗。

也爲未不可，俞若梅一聽說道，你那屋無有別人去嗎，倘若他們看見了，諸多不方便，還是我先回去罷，四姑娘說道，姐姐，你不用遊疑，我的屋中最清靜不過，白天我去找他們姐他妹三人，連小丫環也上那屋中去，決不會外人知道呢，俞若梅也是藝高人胆大，無奈何只得跟四姑娘一同來到西陪房屋內，原來四姑娘住的這屋，原本是三間二暗一明，北暗間平常無人居住，回終日鎖着，是用他盛衣服用了，故此四姑娘把俠女俞若梅關在屋中，又把門鎖上，此時他姐三個與四個小丫環，均已入睡，俠女俞若梅第二日，自覺身子不好受，一連着幾日，全憑四姑娘暗中照應着，又趕上大寨主得病，衆人顧不得他事，所以誰也未理會，這一日四姑娘，到了自己屋中一倒也就睡了，既至聽道全軍人等嚎大大痛，哭不成聲，他到前面一看爹爹已死，原來那天黃三太，掌震班山石門穴，五內受了震動，不到幾日，班山慢慢死去，全山人等主意辨白事，到晚上有班海將虎兄弟，與他姐妹四個，全教到後宅，連自己的嫂子李氏夫人，與自己妻子焦氏太太說道，我大哥這種病，完全是黃三太替帥赴宴，那一天起的，黃三太掌震大哥石門穴，至今不過幾日就死了，非是被暗傷不可，我看今日我們去望江崗殺他俱家火焚他宅院，以解我們胸中的惡氣，殺他一個人，也算給大哥他老人家報仇了，班山之妻李氏大奶奶說道，二叔你們是親兄弟，每他報仇我還不願意嗎，你就代領他們小兄弟前去可也，四姑娘班銀瓶說道，二叔父，你老人家不要着急，就是報仇亦得先把我父親成殮起來，再說亦

不能教他老之家，死後揚屍啊，據孩兒我想，暫時把老人家成殮抬埋了，仇當然得報，無奈得分早晚，孰輕孰重，決不置有失，老人家請想如何呢，班海一聽四姑娘說的話不錯，正是如此我何必忙，正在此時大奶奶李氏說道，我兒說的不差，又冲着班海說道，二弟，就依四姑娘罷，卽時先辨白事，後辨報仇之事，到了晚上四姑娘銀瓶，回到自己屋內，俞若梅一見他身穿重孝，就知道這是黃三哥一掌惹得是非，於是說道，妹妹莫非大寨主死了嗎，四姑娘點了點頭道，姐姐你好養你病罷，有甚麼事你好了再說，俞若梅說道，妹妹我這病不要緊，不過受了點感冒，這幾日我自覺好了，這兒出了這個事，我先回望江崗告訴黃三哥一聲，教他們大家夜晚注意，四姑娘說道，那到不必，多怎去報仇，不是我還得跟着去嗎，也不致有太大的害處，俞若梅說道，妹妹不是那個意思，我自覺在此處是不方便，終日我自覺悶倦，對於我的病無益，近日我夜間出去各處散心，總不如白日裡，所以今天等你回來，不出錯我亦要起身，咱姐妹可說是心照不宜，倘有機會，我在小兄弟堆給你物色一位如意的，不妄今天你我結拜一場，四姑娘一聽說道，姐姐你看着辦罷，難道說你還把妹妹我推在火坑去嗎，好在她們二人全是俠女身份，當然與平長女子不一樣，俞若梅當時收拾已畢，天已定更過了，四姑娘說姐姐你忙麼呢，五更起身可忠，地時起身莫非你走一夜嗎，再說你病剛好，再教夜風吹着，那可了不得，俞若梅一聽員可點頭，自己睡在暗間，四姑娘趕緊又給偷看拿了吃食，猛聽的屋門一

響，四姑娘就下了一跳，忙回中一看是小丫環，春露說道，四姑娘你前邊去罷，我奉老太太之命叫你去呢，我還艾點事報告你，銀瓶說道，春露有麼事，你說罷，春露說道，這幾日，我給大姑娘偷着預備的吃食，不知被何人偷着走了，大姑娘每次來了人，他還是非要吃東西不可，起初我以為我忘了，有好幾次明明預備了，到用時就無有了，你說奇怪不奇怪呢，四姑娘說道，我以為甚麼事呢，這也值得大驚小怪的，那不定誰與你鬧玩，他們給你藏了，叫你着急，廚房的東西不是有的是嗎，何必你還聲張這個呢，咱快前邊去罷，俞若梅在暗間一聽心說，原不的妹妹一拿就是一分，我還吃不了呢，原來是這麼會子事啊，看起來我更不能住了，倘若露了風聲，教我妹々如何爲人，何必在此留這不香之名呢，於是自己拿定了，天明起身，決不留戀，不表俞若手五更起身，單說四姑娘與春露，二人來道後寨上房，自己母親屋中一看人全來了，大家正圍坐着商量事呢，李氏大奶奶說道，子呀，你二叔說了，給你父親報仇候三五日必去，先忙合出賓的事，明天全山人等公祭，我兒你受點累罷，他也沒白救了你一場，四姑娘說道，老娘說話由何而發哩，我父死了我們爲子者不能將仇人殺死，給老爹爹報仇就算我們不能盡孝了，怎麼又說受累了，此話我不明白，老太太一聽已把說話露了，趕緊住回裡拉說道，我兒你是明白人，比你三位姐姐强的多，故此將你叫來商議，並無其他的事情，又與班海說道，二叔就這麼辦了罷，一切的你看着辨罷，班海點頭於是衆人各回沉地，這一宿